

中国艺术思想史论丛

(二)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

(第二辑)

《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编委会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

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编委会

责 任 编 辑：宋祥瑞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4 330仟字

1985年9月第一版 1985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01—5,000册

统一书号：10209.80 定价：2.60元

目 录

我国古代审美观念中的时空意识·····	张文勋 (1)
论我国先秦儒家的真、善、美理论·····	阮国华 (31)
论《易传》的美学思想·····	马 白 (54)
《淮南子》文艺思想述略·····	蔡钟翔 (70)
《文心雕龙》的“文德”说·····	寇效信 (92)
《诗品》和书画理论·····[日本]兴膳 宏著 卢永麟译	(106)
钟嵘《诗品》注释(续)·····	吕德申(130)
钟嵘《诗品》校记·····	吕德申(151)
皎然诗论与佛教哲学·····	韩泉欣(189)
“隐”“秀”表现中知觉、语言之研究 ——以宋代诗话为中心 ·····[日本]岡本不二明著 马振方译	(206)
略谈方回的《瀛奎律髓》·····	李庆甲(243)
王夫之诗歌理论的历史评价·····	张少康(251)
叶燮《原诗》及其批评论·····	蒋 凡(276)
潘德輿诗论体系的意义·····	孙 静(297)
略谈毛宗岗的小说理论及其评价问题·····	闻而畏(317)
王国维与罗振玉来往书信手稿述评·····	刘 烜(330)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西文(英、法、德、荷)论著目录初编 ·····[荷兰]伊维德编 陈西中译	(356)
日本有关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文献目录(1945—1982) ·····[日本]古川末喜编	(388)
编后记·····	(439)

我国古代审美观念中的时空意识

张文勋

人类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探索宇宙的奥秘：时间究竟有没有尽头？空间到底有没有极限？天地何时形成？万物如何产生？我国古代伟大的诗人屈原，在《天问》中就提出了一系列有趣的问题：“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明明闇闇，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这些问题，涉及宇宙的形成以及时间、空间的观念等等。人类在他的童年时代，对这些问题是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的，他们只能按照幼稚的幻想，创造出许多天真的神话故事。虽然，在漫长的岁月里，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不断提高，不断加深，但是时间和空间的意识，在人们的头脑中仍然是很神秘的。屈原的《天问》，把这些神秘的意识用诗歌的形式反映出来了，他把读者引进了一种奇妙的想象世界之中。无论是原始初民们的神话故事，还是屈原的诗歌，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人类的审美观念和时间、空间意识，早已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国古代文艺理论家们，似乎早已意识到这一点，例如陆机在《文赋》中谈创作时说：“佇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刘勰在谈艺术构思时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文心雕龙·神思》）这都表明：作家在文艺构思和创作过程中，时间和空间意识都直接起着作用。

的确，人的一生，在时间的长河中是极其短暂的；人作为存

在的个体，在整个宇宙空间里也是极其渺小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时间的长河是无限的；事物的大小是相对的，而宇宙空间之大则是绝对的。虽然如此，但人类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总是力求寻找和肯定自己存在的价值。他们希望自身具有主宰宇宙的力量，希望使精神永存，万世不灭。他们力图在短暂中去追求“永恒”，在相对中探索“绝对”，在渺小中显示力量。于是，时间和空间意识，就成为人们审美观念中的重要内容。这在我国古代文学艺术中，特别是在诗词中，有了充分的反映。当然，如果把时空意识作为科学的命题去加以分析研究，是不能构成审美观念的；在我国古代诗词中，时空意识是和人们的思想感情、生活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它可以唤起人们的悲、喜、雄伟、崇高等等不同的审美感情，在文艺作品中，它们永远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

一、文学作品中的时间意识

时间是人生的神秘的伴侣，它无影无形，无声无息，它使你感觉到、意识到它的存在，它伴随你从过去走到现在，一直走到未来。当你尚未出世时，它已陪着人们走过了漫长的岁月；当你度过了一生之后，它还要继续走下去，直至永远、永远。时间，它是那么神秘，但又须臾不可离，多少哲人曾经探求过它的奥秘，多少文艺家力图把它摄入艺术的意境。人们曾为之惊叹，发出感慨；人们也曾为之欢欣鼓舞，为之作过甜蜜的美梦。时间啊，对于诗人来说是写不尽的题材，是永远值得歌唱的主题。

（一）不解之谜

屈原提出的“遂古之初，谁传道之”这个问题，一直是人们的不解之谜。时间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人们无法回答，只获得一个“永恒”的概念。“永恒”，对人们是神秘的，但又是庄

严而神圣的；它诱使人们去认识它，追求它，但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及。对此，唐代诗人陈子昂的感受是很深切的，他在《登幽州台歌》中，用惊叹而又伤感的语气写道：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这首被认为是千古绝唱的诗，你说它有多高的艺术性，倒也不见得，但是，它确是唱出了人们在无限的时间和空间面前的共同感受。是的，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上，谁见过千百年前的古人？谁能看到千百年后的来者？只有天长地久，日月常明，这能不使人惊叹么？屈原不是也曾发出感叹么，他写道：“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远游》）天地无穷，终古悠远，面对大千世界，人们怎能不神驰于古往今来的迷茫境界呢？陈子昂诗，直抒感慨，思路遥深，意境苍茫；屈原诗虽带有哲理的味道，但慨叹之间，感情溢于言意之表。这些诗都通过悠久绵邈的时间意识，把人们带进一种不能自已的审美境界之中。

我国古代诗人们，对于这种永恒的时间意识的感受虽然是共同的，但由于各人的遭遇不同，人生观各异，所以表现在作品中，也就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感情和艺术风格。脍炙人口的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被称为“如梦似幻的夜曲”^①，这是很贴切的。这首诗不仅给人们描绘了一幅迷迷茫茫的春江花月夜景图，而且还表现了对绵邈远古的缅怀所产生的深邃渺茫的意境。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① 袁行霈《如梦似幻的夜曲——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赏析》（《唐诗鉴赏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
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
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
不胜愁。……

作者把江、月、人三者联系在一起，以反复诘问的方法，写出了日月常存，山河永在而人生短暂的慨叹。这里对时间永恒的咏叹，是通过“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点化出来的。由于景物鲜明，情韵婉转，所以时间意识完全融汇于具体生动的画面之中，使读者充分获得美的感受。

由时间永恒而派生出来的另一观念，就是惊叹时光之速，岁月不居，人生短暂，希望能在永恒的时间长河中，寻找到“永生”或“不朽”。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园序》中，用形象的比喻写道：“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时间是无情的，这位“过客”只知不停地走过去，步伐是那么的快，它并不因人们的眷恋而停留，也不因惋惜过去而回头。“鲁阳苦战挥西日，日返戈头”，那只不过是一种想象。太阳下山了，它是不会再回头的，只有等明天早上才能再见。因此，孔子看到江水不休止地滔滔奔流，就叹息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他说的“逝者”，就是指时间的飞逝。人生本来就是短暂的，而时间又过得那么快，所以人们常以“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弹指光阴”“荏苒光阴”之类语言形容时光之快。对此，我国古代诗文中加以咏唱者，何止千万！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

……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

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古诗十九首》）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曹操《短歌行》）

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此去若俯仰，如何似九秋。
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
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阮籍《咏怀》）

……日与月与，荏苒代谢。逝者如斯，曾无日夜。嗟尔庶士，胡宁自舍。（张华《励志诗》）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
槛外长江空自流。（王勃《滕王阁序》）

时间的长河是没有尽头的，就绝对的观念观之，时间是无限的，漫长的岁月是很缓慢的；但是从相对的意义上去看，一年，一月，一日，一分一秒，却是多么地快啊！流光飞逝，意味着人生的短促，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思考。对这个严肃的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作出不同的回答，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同的人生观。于是，在文艺作品中，也就有了不同的反映。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无论是屈原还是曹操，也不管是阮籍还是王勃，或在得志之际，或处失意之时，都为时光之速而感到忧心忡忡。于是，他们咏叹，他们长歌，在文艺作品中，或借景而抒情，或怀古以申志，或托物以寄兴，或歌咏以自励。在我国古代诗词中，这几乎成为各阶层的人所普遍咏唱的主题，构成我国古代审美观念的重要内容。

（二）人生的价值

自古以来，人们对时间如此关注，如此感叹，自然是和人生

观分不开。时间过得很快，任何人也无法使它变慢；人生短促，任何人也无法活到千秋万岁。这是自然规律，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人类在生物界毕竟是高级发展的动物，是富有聪明才智的，他们力图发见人生的价值，也就是说他们力求寻找短暂的人生在无穷的时间长河中的价值。这才是他们在文学艺术中不厌其烦地咏唱时间的主旨所在，也是时间意识在审美观念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根本原因。

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人的短暂的一生究竟应怎样度过？这是千古以来，人们都想回答的问题。在我国古代诗词中，我们随手翻翻，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回答。其中有不少悲观消极之词，但也不乏豪放旷达之语。就消极者言之，不外叹息人生不再，追求及时行乐，这种思想在《古诗十九首》中有突出的表现：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
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这些诗的作者正视现实的，他们认为“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要想长生不老是不可能的，“服药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与其空想长生，“不如饮美酒，被服纁与素”。又说：“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这种及时寻乐的人生观，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并非是个别现象。在不同的人那里，“寻乐”的方法和內容是不同的。剥削阶级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这当然是一种腐朽的人生观，是应该批判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把问题简单化，应该作具体分析。例如《古诗十九首》中的《青青陵上柏》写道：“人生天地间，忽

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这里写的饮酒娱乐，骑马游戏的生活，无疑是一种享乐腐化的人生观，是不足取的。但这首诗也并不是单纯对享乐腐化生活的歌颂，它也反映了中下层知识分子在封建社会里，对骄奢淫逸的王侯贵族的不满，也流露出一自己对贵族生活的追求向往。所以，诗的内容有消极的一面，但也有揭露现实的一面，对我们来说是有认识意义的。

及时行乐的思想，在有些诗人那里，如李白、苏轼的某些诗中，从侧面反映了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对黑暗的反抗精神。李白的《将进酒》是大家熟知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写黄河，气势宏大，有远大雄伟的空间感，但这里主要还是表现时间意识，时间长河犹如长江黄河，奔腾而去，永远不会再回头了。用黄河水作比喻，时间意识变得具体形象而有气势。时光飞逝，人生短促，“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怎么办？那只有及时寻乐，借酒浇愁了。这种消极的思想，在李白作品中是不少的，我们应该充分看到其对人们的腐蚀作用，我们今天读这些作品，应特别注意分析批判。但是作为历史的产物，对李白的作品，就应该把它放在他那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评价。李白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他也会希望过仕途上进，但屡经挫折，又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他傲视王侯，轻视富贵，追求无拘无束，自由旷达的江湖生活。酒成了他消愁解闷的知己，大自然成为他天生的伴侣，“举酒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他企图把自己的生命和大自然融为一体，或者说，他企图从大自然的无限之美中，找到自己有限的生命的价值。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还。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

这是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中的一段文字。这段诗一般的语言的确可反映出李白的人生观的特点：他爱自然之美，他珍惜美好的岁月，抓紧良辰美景以追求赏心乐事。李白的这种思想情调，固然有其傲王侯、轻富贵、超凡脱俗的一面，但本质上也跳不出封建士大夫文人的及时寻乐一类庸俗的人生观的范畴。

及时寻乐的思想，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虽然比较普遍存在，但是，这并不是作家们对人生价值的唯一的解释。我们也可以看到有许多积极向上，激发志意的诗文，鼓励人们奋发有为，不要虚度年华。曹操在政治上是有抱负有作为的人，他虽然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之叹，但并不悲观消极，“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他志在天下，献身事业，虽老未衰，才写出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样慷慨激昂的诗句。王勃的《滕王阁序》中，虽有伤感的一面，但也有慷慨激昂的一面。作者有感于物换星移，流光飞逝，提出了“君子安贫，达人知命”的人生见解，但他并不是宣扬宿命论，而是说：“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愈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他鼓励人们立志奋发，处逆境而志不衰：“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尝高洁，空怀抱国之心；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王勃善于运用时间意识表现自己的人生观，时而壮怀激烈，充分发挥有限生命之价值；时而感伤惋惜，叹人生之须臾。感情抑扬起伏，读之令人感奋。至于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言，以及他在《正气歌》中对于天地正气的咏赞，都使人充分意识到一个人的一生究竟应具有什么

样的价值。岳飞的《满江红》，是大家早已熟读的名篇，炽热的爱国主义感情，使人读之热血沸腾，壮怀激烈。作者眼看祖国处于危难之中，异族入侵，山河破碎，感到“怒发冲冠”，立志要“从头收拾旧山河”。对于一位爱国志士来说，时间是最宝贵的，趁年轻力壮，为祖国贡献力量。“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悲壮激昂的词，是会永远激励着有志之士的。

按照西方直觉主义的美学观点看来，道德观念，利害观念，价值观念等等，是与审美感情绝缘的。但是，就我国古代文学中的审美观念，却常常和某些理性的判断联系在一起。由时间意识而引伸出来的人生价值观念，有的通过比兴手法诉诸直观形象表现出来，但有的则直接诉诸理性判断而出现于作品之中。虽然有这些差异，但它们都能唤起人们的审美感情。这也说明，审美观念和人们的道德观念、利害观念、价值观念不可能是绝缘的，也就是说，真、善、美不可能是互相孤立绝缘的，只不过诗人不是在抽象地说理，而是赋予感情，把它们融化在整个艺术境界中，用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术语来说，就是理在趣中，词、理、意、兴融为一体了。

（三）永恒的追求

时间是一去不复返的，但它又是永恒的；人的生命也是一去不复返，而它却是短暂的。因此，自古以来，人们曾通过各种途径，企图追求生命的永恒价值。“万寿无疆”就是这种愿望的反映。因此有不少人会幻想过追求长生不老之术，从秦始皇到汉武帝，这些有作为的皇帝，也曾为求长生不死之方而绞尽脑汁，闹了多少笑话。游仙求道的方术之所以曾风靡一时，上至帝王，下至人民，特别是士大夫阶层相信求仙访道，炼丹服药，无非就是为了追求那不可能实现的生命的永恒。于是，人们想象出活

到八百岁的彭祖^①、飞升得道的王子乔^②等等人物故事，写了许多想入非非的游仙诗之类作品。魏晋文人，饮药酒，服金丹，送了老命，还说是成仙永寿。这种对永恒的追求，自然是幼稚可笑的。就在古人那里，也不是所有人都相信的。屈原在《天问》中，对彭祖长寿之说提出了质问：“彭铿斟雉，帝何飧？受寿永多，夫何长！”其实，彭祖八百岁，也只不过言其长寿，并非永恒。所以他曾幻想过：“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九章》）《古诗十九首》中的时间意识，是承认现实，追求及时寻乐，并不相信服药长生之说，所以说：“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纻与素。”（《驱车上东门》）又说：“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生年不满百》）尽管如此，人们对永恒的追求仍然是很执着的，明知其不可而求之，肉体上的长生是不可能的，但可以求得精神上的永存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几乎成为我国古代人们追求永恒的三条途径。立德、立功，属于德行、功事方面的建树，而立言则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著书立说，这几乎是历代知识分子所着意追求的事业。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还把著书立说看作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并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杜甫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他还称赞初唐四杰的作品为“不废江河万古流”。但这些追求“不朽”的观念，是一种理性的概念，它并没有直接构成审美观念中的必然因素。

永恒的追求，只有当它以幻想的形式出现在文学艺术之中，

① 《庄子·逍遥游》：“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成玄英疏：“彭祖者，姓篯，名铿，帝颡项之玄孙也。……历夏经殷，至周，年八百岁矣。”

② 《列仙传》：“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风鸣。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

构成优美的艺术形象，使人们在时间意识中，感受到永恒的存在的时候，它才有可能构成一种审美的观念。优美的神话故事，神奇的幻想小说，都能使人们获得永恒追求的暂时满足，从而使永恒的时间意识，具有美的感染力量。古希腊神话如此，我国古代神话也是如此，《西游记》未尝不也是如此。在人类还处于童年的时代，人们在神话中就幻想出永恒不灭的神，创造出永远具有艺术魅力的希腊神话和我国古籍《山海经》、《列子》、《淮南子》以及《楚辞》等类著作中的许多优美动人的神话，这些艺术珍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不朽”、“永恒”的时间意识中，赋予以崇高的美。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的光明和温暖，从天上偷了火种赐福人间，虽然他被处死了，但作为“神”，他是永生的，不朽的。“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石，以堙于东海。”（《山海经·北山经》）据说女娃是炎帝（神农氏）的少女，她溺死于东海，化为精卫鸟，衔石填海，精神不死。在少数民族口头文学中，至今还流传下来一些优美的神话故事。大理白族人民创造的“望夫云”，原来是南诏王的公主，她和一青年猎人相爱，受到父王和罗荃法师的阻挠破坏。青年猎人被妖术害死于洱海中，化为石骡；公主忧郁而死，“精气化为云，名望夫云，每每岁冬再现，即大风狂荡，有不将海中之石吹出不止之势”。（《大理县志稿·望夫云》）这就是说，公主虽然死了，但在人们的意识中，她是永恒的，不朽的。由这些神话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人类的时间意识中，永恒是多么崇高的东西！它被人们梦寐以求，它给人们以希望和力量，它一旦在文学艺术中得到形象的表现，就成为人们审美观念中的不可分割的基因。

对永恒的追求，除上述种种情况外，古人还企图以从精神上自我解脱的方法，寻求永恒的慰藉。这种思想，在庄子的哲学中最为突出。庄子以绝对的相对论的思辨方法，提出了“方生方死，方死方生”（《齐物》）的命题，企图从生和死这对矛盾双

方的转化中，找到“无生无死”^①的境界，并由此而进一步作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的结论。用这种观念去排除死的威胁和是非苦闷的侵扰，进入物我同化的境界，获得精神上的解脱，产生了怡然自得的心情，感受到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快乐，表现在诗歌中，会使你获得精神上的安慰和美感享受。苏轼是一位很达观的诗人，他在《前赤壁赋》中，借客之口，提出了“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问题，苏轼乃借题发挥，发表了一段富有哲理意味的议论：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在这方面，陈子昂的《感遇》诗是有代表性的，他在诗中，多次提出“物化”的问题，例如“闲卧观物化”，“群物从大化”，“吾观昆仑化”，“深居观元化”，“探元观群化”，“乘化入无穷”等等。在他看来，主观意识上与物同化，便可进入“无始”、“无生”的境界，那么胸襟自然开阔，摆脱一切痛苦与烦恼。“古之得仙道，仅与元化并。玄感非象识，谁能测沈冥。”

（《感遇》第六）“白日每不归，青春时暮矣。茫茫吾何思，林卧观无始。”（《感遇》第七）“林居病时久，水木澹孤清。闲卧观物化，悠悠念无生。”（《感遇》第十三）这一切，都表明作者在“念天地之悠悠，独漉然而涕下”之后，力图在精神世界中寻求伟大的永恒。读这样的诗，先则使人感慨，渐而觉胸怀旷达；当然，也可能给人们带来一些消极影响。但是，这不能完全归罪于作者，如果我们能加以批判地接受，那末，也可以从中获得健康的美感享受。

^① 郭象说：“今生者方自倡生为生，而死者方自倡生为死，则无生矣。生者方自倡死为死，而死者方自倡死为生，则无死矣。”

从以上所分析的各类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时间意识在作家的头脑中已构成人生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它一旦渗透到文艺作品的字里行间，就会成为审美的因素。

二、文学艺术中的空间意识

德国启蒙运动时期著名的美学家莱辛，在《拉奥孔》中，用时间和空间的观念去看诗和画的区别。他认为绘画是用颜色、线条作媒介，在一定的空间内表现静止的物体，诉诸观众的视觉。这就是一般所谓的“空间艺术”。而诗歌则是以语言为媒介，在先后时间延续的过程中，表现流动的动作，诉诸读者的听觉，在先后延续的声音中，通过想象获得美的感受。这就是一般所谓的“时间艺术”。当然，这种区别，只是相对而言，事实上，绘画可以表现时间意识中的动作，而诗歌也可以表现空间意识中的静物。莱辛本人也并不否认这一点，他认为这种表现主要是借助于暗示和想象，这自然也是无疑义的。由于艺术想象的特殊能力，人们不仅可以获得永恒的时间意识，还可以翱翔于无限的空间。所以，空间意识就成为艺术审美观念中的又一重要因素。无论是西方哥特式（Gothic）的教堂建筑，还是中国的宫庭殿宇；无论是奔驰于广漠旷野的奔马画，还是一望无际的万里江山图，无不与空间意识密切相关。建筑绘画如此，诗歌散文亦然。当然空间意识具有审美的价值，是由于它和人们的理想、愿望、情趣联系在一起；自然科学上的空间意识，具有了社会内容，才能成为审美的感情。

（一）空间意识中的“绝对大”

空间是无限的，它在人们的意识中，自古以来就是那么神秘，它引起人们的奇异幻想，产生了许多瑰丽的神话；它引起了